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农村改革风云
令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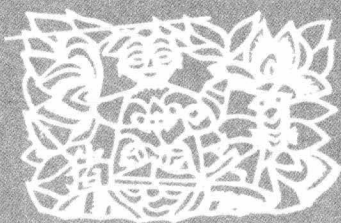
更新传统观念
状元家乡弄潮

建设和谐社会
新农村风光无限

村里回来了 状元女



中国社会出版社



村里回来了状元女

苦乡/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里回来了状元女/苦乡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9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94 - 3

I. 村… II. 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892 号

书 名: 村里回来了状元女

著 者: 苦 乡

责任编辑: 杨建萍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

全国组委会

主 任：李学举
副主任：王世明 李立国 周和平 柳斌杰 胡占凡 铁 凝 孙绍骋
成 员：詹成付 涂更新 刘小琴 王英利 李宗达 艾克拜尔·米吉提
米有录 王爱平

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詹成付
副主任：涂更新 刘小琴 王英利 李宗达 艾克拜尔·米吉提
王金华 米有录 王爱平 浦善新 宋珊萍 刘 勇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之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活动专家指导委员会

主 任：冯骥才
委 员：艾克拜尔·米吉提 谢 冕 雷 达 朱向前 仲呈祥
李书磊 张耀铭 李敬泽 李朝全 张 陵 王 科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活动之 “百部农民作品”出版委员会

主 任：孙绍骋
副主任：詹成付
委 员：涂更新 刘小琴 王英利 李宗达 艾克拜尔·米吉提
王金华 米有录 王爱平 浦善新 宋珊萍 刘 勇 孙俊亭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作者简介

苦乡

苦乡，原名陈军，1964年生。湖北省钟祥市人。发表各类文艺作品约300万字。20多篇（部）获各种文学奖。中篇小说《驿站》被“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永久性收藏。散文《荷塘记事》被数十家媒体转（选）载。



成功的人生是低调做人。
扎实做事。留给自己的是寂
寞 留给后人的是精神。

若乡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罗贤能

鄂中有一方寸之地，四乡镇加一个千人小畜牧场，总面积不足八百平方公里，竟有两百多位农民、小市民、普通工作人员自发组成的乡土作家群。他们活跃在乡村原野，互通有无，交流心得，每年发表发行数以千计的作品，被国内数十家媒体称为“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以《田野里走来了乡土作家群》为题，面向全球作了长篇纪实报道，苦乡就是这篇报道中不可或缺的农民作家。

我认识苦乡时，他是一个三十出头洋洋洒洒的退伍战士、农村基层干部。那天，他和妻子骑着摩托车到小镇来加油，偶尔看见我租赁的房子门口挂着“《莫愁湖》杂志社城南记者站”的牌子，便好奇地走进来与我聊天。当时我并未在意，与之闲谈，得知他是罗汉寺种畜场人时，便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军的人。因为陈军的长篇小说《绿野纯情》与我的长篇小说《神树》一起被市委宣传部列为“五个一工程”参选作品。苦乡说不认识，闲谈依旧，直到临别时才摆明他就是陈军（苦乡真名陈军）。我十分意外，欢乐之情也难以言表。自此我们成了忘年交，结下了深厚的文缘。

1997年腊月，苦乡夫妻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骑着摩托车一起到远在二十里以外的总场部开年终总结大会。因风雪交

加，视线不清，一辆农用车违章占道，将他们夫妻双双撞昏在路边的沟里。两人虽然九死一生，但苦乡的左膝盖骨却粉碎性骨损，失去了正常的田间劳动能力，痊愈后他便走上了出外打拼的道路，一直至今。

我和苦乡一直畅通着联系，他的创作情况，我了如指掌，他有什么作品，我如数家珍。可以说，他的作品我是体会得最深、看得最懂的一个。

《村里回来了状元女》，不同心境、不同环境、不同年龄的人看了会有不同的认识。对充满了生活激情的年轻人来说，她无疑是一个至真至善的爱情故事；对于老年人来说，农民一直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通过本书，他们会感受到老皇历不能翻了，新时代的农民大智大勇，已是一个全新的部落；对城里人来说，官斗精彩，商战精彩，原来农民与地痞流氓斗也那么精彩呀！对农村人来说，这本书写的真好，真实际，真让他们扬眉吐气。

其实，透过表象看本质，《村里回来了状元女》实际上是苦乡为农村经济发展构想的一种蓝图：农村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特种种植和养殖要有规模，形成气势；要有群众监督机制。

《村里回来了状元女》刻画了陈尚娟这样一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农村常见的养猪为事例，号召大家都养猪，四年时间，全村不但形成了养猪大村的气势，而且由一个穷困村变成了富裕村，村况繁花似锦，成了当地农村的一面旗帜。村里还成立了生猪养殖协会，大家相互监督，打假治假，为经济良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村在西方国家是乐园，在中国还是许多人不愿提及的地方。苦乡是农民，他了解农村，热爱农村，祝福农村。其殷殷之心，从《村里回来了状元女》中可见一斑。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农村也会成为乐园，但今天能如苦乡一样从深度看农村的人恐怕并不多。

本书能够面世，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出版社的杨建萍老师，是她从网上了解到了我们钟祥市作家协会郢南分会的情况，并给我们打来了征稿电话，我们才及时将情况转告了苦乡。苦乡是个怪人，不是有意义的东西他不写，对那些市侩的东西不屑一顾。他曾与人打赌，说我要写的那些东西，百发百中。于是，他拟了一个大纲，写了几万字投稿，果然就被一家出版公司看中，要他写出来，说他们能运作得畅销。但苦乡根本没有写的意思，他仅仅是与朋友打个赌而已。这也许是他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至今仍然很清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他正在写《严嵩——刀刃上的明朝权臣》，听说杨建萍老师向分会征农村题材的稿子，经联系证实后，便欣然动笔。如果没有杨老师的这个电话，他是不会写的。毕竟现在的人们生活节奏太快，稍得闲，便急急忙忙找刺激轻松去了，谁有精力注意农村、关心农村呀！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亦如农村一样，正处在一个转换阶段，要被人们接受，还须假以时日。

祝福苦乡，祝福关爱农村的人们。

是为序。

2009年7月

(本序作者系湖北省钟祥市农民作家)

一年一度的高考揭晓了。十九岁的陈尚娟高考成绩是648分，全市理科状元，分数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615分的录取标准，这意味着国内的大学任她挑任她选了。

陈尚娟有个同学叫伍金权，和她同村同组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两人一起去一起来，形影不离。陈尚娟斯文娴静，亭亭玉立，俊秀的五官就像丹青高手发挥丰富的联想而画出的一个玉女。伍金权则玉树临风，简直就是上界的金童，没经托生就直接来到了人间。十四年青梅竹马的感情，让两人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另一半，谁也离不开谁了。令人遗憾的是伍金权的高考成绩虽然是606分，但离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差了9分，两人朝夕相处了十四年，如今要做那分飞之鸟了。

陈尚娟太爱伍金权了，她见伍金权脸上写满了悲伤，自己心里也一阵阵地刺痛，经过认真考虑，她毅然对伍金权说：“金权，我不填报清华、北大的志愿，仍然和你填报同一所院校，高兴点啊！”

伍金权有点激动，也有点不相信：“真的呀尚娟？”

陈尚娟娇嗔道：“哎呀，这是能开玩笑的事吗？你的考分，除了清华、北大外，天下大学任你选，那么多的好大学，我干吗非要上清华、北大呀！”

伍金权眼泪汪汪：“尚娟，有你这句话，我心里会温暖一辈子。”

一个星期后，填报志愿开始了。晚上，陈尚娟喜气洋洋

地从一个同学家里聚会出来，和伍金权约好了明天一起去填报志愿后，就分手各自回家。她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院门没关，屋里又一片黑暗，试着喊了两声又无人答应，心里疑惑，便走出门来四下观望。她发现在屋后一个地方隐隐有一团火光在飘动，那里正是爸爸的墓地。陈尚娟心想：这么晚了，妈妈难道还在给爸爸上坟？她是不是在告诉爸爸自己高考大捷的消息？的确，自己高考大捷，应该让九泉之下的爸爸知道，让他也高兴一回，因为起码来说自己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嘛！对，自己也应该去跟爸爸说两句话，给爸爸烧两张纸钱。于是，陈尚娟怀着兴奋的心情，拔步就向那里走去。

陈尚娟一点也没有猜错，那团火光的确是她的妈妈吴如芝在给她的爸爸上坟。女儿高考后，吴如芝的心里便坠上了沉甸甸的铅块。一般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好，而她却从心底里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考得好。因为这个家庭实在是供不起她上学了。如果女儿考得不好，不能上大学就不能怪谁，她自己心理平衡无怨无悔，就能平静地去面对生活。可要是考好了不能去读书，那就是她这个做母亲的责任了。偏偏与她的愿望相反，她越不想女儿考好，女儿就越是考得好，还成了全市高考理科状元，分数远远超过了清华、北大的录取线。如果不让她入学，那就不仅仅是自己落个不是的问题，而是怕女儿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到时有个三长两短，那该如何是好！

家里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元，银行还有贷款没还，凡是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就是弄不到一分钱。吴如芝实在是不知道怎样向女儿解释才好，作为母亲，女儿有志气，她不能让女儿到理想的海洋中去扬风鼓帆，她还有什么脸去面对女儿呢！吴如芝思前想后，觉得在外面既做不起人，在家里也对不起孩子。不如自己一死了之，既解脱了人世间的烦恼，也带走那些债务，不给孩子留下祸患。便在晚上来到亡夫的坟前，一边慢慢烧纸钱，一边泪流满面：“小娟他爸，这些



年我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这个家。现在，小娟考了那么高的分，我到处借贷无门，加上儿子明年要升高中，到时的学费又是问题。身为母亲，我无法面对他们。所幸他们都大了，以后的路就让他们自己去走吧。我实在累了，支持不住了，来跟你做伴吧。”一边唠叨，一边烧完纸钱，然后拿起一瓶剧毒农药就喝。

陈尚娟怀着兴奋的心情悄悄来到了这里，无意中听了妈妈的话，见妈妈要服毒，就疯了似的冲上来，夺过农药瓶扔到一边，跪在地上一把抱住吴如芝，撕心裂肺地叫道：“妈！您怎么能这样啊，我和弟弟离不开您呀！”

吴如芝神情恍惚，任由陈尚娟抱着痛哭，她也只是像白痴一样没有任何感情波动，一个劲地喃喃自语：“你怎么回来了？你让妈妈跟爸爸去吧，妈妈实在太累了，太累了。”

陈尚娟悲痛欲绝，凄凉的哭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天地为之动：“妈妈，是我不懂事，是我太不体谅您了！我不上大学了，我再也不读书了！”

陈尚娟的确能够理解妈妈。爸爸在她九岁时就不幸去世了，要是换个人，也许妈妈早就改嫁了。但是她怕自己的孩子受委屈，就吃苦受累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走到了今天。她要不爱自己的孩子，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她要不爱自己的孩子，当年她就狠心的将两个孩子送人了。现在两个孩子大了，她也积劳成疾，连一担水也挑不动了，全家的这艘破船还让她怎么往下拖呀！自己有什么理由要对母亲求全责备呢？自己除了留下来和母亲共同挽救这个垂危的家庭外，人性和良知让她别无选择呀！

高考揭晓后，伍金权的心情开始十分压抑。陈尚娟理解他的心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决定放弃清华、北大，和他报同一所大学，两人仍然在一起比翼双飞。伍金权听了陈尚娟的决定，心里又十分矛盾：单纯的为了爱情，让她放弃上清华、北大的机会，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可如果

两人不在一起，在爱情已经成为商品的今天，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那出林的分飞之鸟！自己是那么爱陈尚娟，如果陈尚娟离开了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怎么过，自己根本不敢想象。

伍金权心里十分矛盾，第二天仍然如约来邀陈尚娟到学校去填报志愿，并决定跟陈尚娟好好地斟酌，看到底怎么办才好。当他来到陈尚娟的家里，听陈尚娟讲述了她妈妈寻死，陈尚娟决定不读大学的情况后，真急了。他先是百般劝解了一番，然后恳切地说：“尚娟，你放心，像你这样的家庭，你又考了这么高的分，一是政府会资助你，二是可以申请读书贷款，三是有社会人士愿意资助你也是说不定的事。明天我就到电视台到报社反映你的情况，寻求社会援助，你可不能打退堂鼓，毁了自己的一生啊！”

陈尚娟泪水涟涟，但态度很明朗：“政府的资助、读书贷款、社会的援助都是有限的。我家现在负债几万元，借贷无门，连十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你说我有可能去上大学吗？我九岁时父亲去世，是我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俩拖到了今天，刚刚四十出头的人，因劳累过度已经疾病缠身，很多农活已经干不了了。前天挑了半担水，竟差点摔倒在地，当时……”陈尚娟难过地说不下去了。她哭了一阵，又说：“我弟弟在读初中，一家人的衣食都难以保证，如果我不留在家里帮我妈一把，我弟弟很有可能会失学，你让我……”

伍金权见陈尚娟上大学之意已绝，大为着急：“可你、可你不读书在农村怎么办啦？上大学不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吗！能上清华、北大，就意味着辉煌的人生已经看得见了，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呀！”

陈尚娟揩了一把泪水，努力用平静的口气说：“金权，昨天夜里我已经想好了。我在学校好好读书，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读了大学怎么样？不读大学又怎么样？国家普及教育是为了提高全民素质，我是市重点中学的毕业生，也不算文盲。读不读大学，对我已经不重要。我妈妈太苦了，



我没有理由还只顾自己，不管她的死活。作为姐姐，我更不能让我的弟弟失学。”

要上四年大学，费用不是一笔小数。伍金权虽然知道像陈尚娟这种情况，要想走进校园，必须向社会求助。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既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去向社会求助，更怕求助无果，误了陈尚娟的大事。万般无奈之下，他撒谎说有急事，打电话让在外面做小生意的父母迅速回来。伍金权的父亲伍子朋不知道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电话里问了又不说，也急了，便和妻子丢下生意匆匆赶回。伍金权将陈尚娟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恳求父母：“爸爸，妈妈，您帮帮尚娟吧，她不去读大学，这辈子就完了呀！这笔钱我们以后一定会挣回来。您今天帮助了她，她以后一定会和我一起，好好孝敬您的。”

伍子朋听儿子述说了情况，苦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吱声。伍母疼爱地看着儿子，说：“金权，你是不了解爸爸妈妈在外面的情况。你从小聪明，又肯努力，为了你顺利地地上高中读大学，我和你爸爸才硬着头皮出去做豆腐生意。光那个摊位的转让费就让我们足足还了一年多，到了该我们赚钱的时候，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不但物价下降，竞争对手也空前多了起来。所以，我和你爸爸在外面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也仅仅只够维持我们全家的开支，根本没攒多少钱。”

伍金权听母亲的话是不想帮助陈尚娟了，急得跪倒在地，冲动地大喊：“不，您骗我，您就是不想帮尚娟！妈妈，您帮帮尚娟吧！您应该把她看成是家里的人啦！”说完抱着母亲的双腿，放声痛哭。

伍母爱抚地从地上拉起伍金权，帮他揩了一把眼泪，又自己揩了一把泪，诚恳地说：“金权，妈妈真的没有骗你。你和尚娟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小在一起，感情一直很好，我和你爸爸看得出来，也都喜欢她，帮助她也的确不是在帮助别人。可是你替我们算一笔账，你们读大学，一个人一年的

衣食住行怎么也要两万元吧，两人四年就是十六万元，加上你爷爷奶奶年纪大了，随时都有可能用钱，还有亲朋好友的人情往来，你说……唉，你就是把我和你爸爸杀了剐肉卖，也卖不到这么多钱啦！”

伍子朋坐在椅子上闷闷地低头抽烟。伍金权又蹲到伍子朋的面前，伏在伍子朋的膝盖上，哀求：“爸爸！难道真的没法帮尚娟一下了吗？”

伍子朋伤感地抚摸着伍金权的头发：“金权，我和你妈妈一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要有钱，不为你花还为谁花呀！你妈妈刚才也说了，你和尚娟……唉！”

一个人的美好未来就这么轻易被命运否定了，既现实又残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陈尚娟，就像一只蚂蚁被大象踩在脚下一样，没有半点挣扎的余地。伍金权将陈尚娟约到野外，站在一个丘陵秃岗上，眺望着四野萧条的情景，跟她商量：“我们村太穷了，能走的都出去打工了。不如你到我读书的那个城市里去打工，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好吗？”

陈尚娟默默地看着远方，凭感觉对伍金权说：“以后到底该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首先我要留在家里帮我妈妈维持这个家庭，不让我弟弟失学。至于其他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伍金权没能说服陈尚娟到自己就读的那座城市去打工，一个应该到清华、北大就读的学子，猛一下要她去帮人洗盘子涮碗，这也要她有个思想转弯的阶段。强劝似逼，弄不好还会伤害她。她的心里已经够苦的了，自己岂能再往她的心里撒盐！于是，伍金权转移话题，又说了些无关的闲话，尽量冲淡那种悲怆的气氛。然后一对相伴了十四年的好朋友，就这样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各自默默地回到了家里。

伍金权就要离开家乡去放飞自己的理想了，陈尚娟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心情为他送行。送儿子到学校去报到的伍子朋很明智，远远地走到了前面，给这一对有情而又不幸的人留